



九龙口

□ 马 力

好大一片水！水心凸着一座岛，很似一颗珠子。九条河破开万顷苇滩，朝它奔来，齐齐地碰了头。河口环列，像张开的九张嘴，全想抢先把珠子吞下去。

你若从天上望下来，定会对这奇异的水景叹绝。这样的景观在大地上出现，真是神迹！

“九龙口”的名字也就得来了。

九水汇为巨浸，粼粼波光悠悠缓颤如琴弦，看去平静，却将射阳湖迁变的往迹湮没了。

讲古，湖边人的话总是很稠的，语气抑扬，言谈自挟几分波澜，神采亦极飞扬。早先，这里是一片浅海湾。战国后，长江、淮河自南北涌来，水挟泥沙，积留于入海口。堤堰在岸流与海浪相激之中隆起了，逼远了海。射阳湖向海而生。

宋明之际，黄河涌来了，万里奔涛，一派狂肆。在它面前，淮河也要俱惮三分，匆忙让出河槽，容它流向大海。那泥沙更是冲叠得猛，淤积得厚，把射阳湖隔作一个潟湖。沙坝拦腰横阻，几乎断了湖和海的关联。射阳湖的水质变了。它成了一个淡水湖。江阔河广，溃决腾溢，“沛然莫之能御也”。年深岁久，惊起于老辈胸间的心潮，仍泛着余波。这片土地上，千里一曲“夺淮入海”也算一个万众的话题。那番旧景，被建湖人永世记着了。

时间是有重量的，它承载了太多的过往。听见这些，我也就明白了九龙口的来历。

射阳湖已是一个河道型的湖了，湖面分作许多大长条，宽窄窄窄。它的腹地的九龙口，水面却颇浩淼。浪沫与沉沙改变一切，几度填沟充壑，几度垫洼淤湖，湖上换了一幅全新的水景。连片的湖田，芦荡深处，数不清的港汉随各自的方向伸展。这是密布在里下河洼地的筋脉，也是刻在苏北平原上的皱纹。

上岛，龙珠岛。岛，其实是一个大土墩。这个大水墩不怕水，孤处湖心，稳稳当当。再大的水，淹不了它。

岛上两棵大树，仿佛有灵。一为五谷树，一为七叶树。树身都很高。五谷树，就是雪柳。眼力好的人，端详它的果实，能看出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之形，甚或测知年成的丰歉。五谷树，据传是郑和从外洋带回来的。我也是头回见。七叶树倒不眠生，北京的闹福寺里也长着一棵。它的花，白色，穗状，悠闲地摇在绿叶间。泰戈尔很爱七叶树。“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；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。”《园丁集》里，有这般抒情的吟咏。

太阳照来，仰头望云的老树呀，每片叶子都盈满了光。

龙珠楼头，是眺览湖景的佳处。九水汤汤而来，气象尚已万千，丛生的芦苇更从四围浮升漫天绿色。绿色是青春的衣裳，披上它，芦苇显示最好的年华，还有使人感动的健康

的生命姿态：无风时，它们沉思；有风时，它们起舞。

无边之绿，水上的青纱帐！

芦苇的歌唱，随第一缕风开始。天风吹荡，芦丛宛如巨大的排箫，把雄壮的声音给了九龙口。每一根芦苇都加入自然的合唱，那么清越、激扬、昂扬，又那么清美、真纯、质朴。我听到了童年的歌咏。

我从小在兴凯湖长大。我们那个湖，在北大荒。湖边湿地间，有草甸，有沼泽，有野树，也有芦汀。我习于舞棹。这会儿，要是找来一只船，划上几圈，在熟悉的拨水声里出入密实的芦苇，更美！闯入湖荡深处的我，一定会把棹音弄得极轻，不忍惊落芦叶上莹洁的露珠。我也成了一根普通的芦苇，立在湖泊的纹缕中。那一刻，远怀若飞云，逐着翩翩的震旦鸦雀和东方白鹳，直上清霄。

离了龙珠岛，又在船娘的柔歌小唱中傍着苇淀行。我嗅到了水生植物的清香。九龙口的水，清且涟漪。这里的苇子，茎秆又高又硕，长势真旺！湖水是流动的土壤，丰沃而饶广。苇丛虽不是树林，凭此壤力，同样有树林的浓翠和壮盛，同样向往寥廓与苍远。

我在兴凯湖的时候，夏秋出没水浪间，哪片芦苇长得好，心里有数。湖面一上冻，该打苇子了，我扛着推刀直奔那儿去，款款推起来，斜伏于胸前。弯腰扎成捆儿，装满爬犁，往厂子运，造纸。九龙口的苇子，不用来造纸了。割下来，就地碎为屑，沉到湖里去，化成肥力，好让来年的芦苇生得更茂实。

荷花漫，是九龙口的一处荷园。放眼满塘的莲与荷，有香有色，眼睛就一亮。荷花还未开，一朵新花已在睡莲平滑的碧叶上轻倩地绽放了。莲叶接得密，莲花粉得媚，很安静。开得热烈，反不是它的品格。

第一朵花开，随来的便是万紫千红。

对了，到处生着一种小花，像飘落一天繁密的金星，明艳的光绦流曳着，奔进着。我叫不出这花的名字，只觉得有它们灿灿地闪，水岸的每个角落都明耀起来。

我向花儿凝眸时，数只沙鸥和湖燕惊跃而起，扑着翅，低掠过苇梢，一点点远了，那响过的簌簌声，细到听不见。浪漫的空杳响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枷束轻捷的羽翼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抑欢愉的飞翔。

菏泽的芬芳

□ 盛 夏 文/摄

菏泽的牡丹怎这样亲和？她们不拒绝人们的渴望。她们允许每个人与其合影；允许他们钻进花丛，吻她们的面容；允许他们将自己带人家中，做案头的美食……总之，她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。也许，人们的印象还长久地停留在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——唐玄宗的贵妃是碰不得的。

芬芳渗入每个毛孔，飘向老柳古槐，拂向幽晦的水泽，又升入高高的天空。若是落下一场雨，也必是香的。

牡丹是菏泽人的最爱。从一株花入土、萌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籽，每一步，菏泽人都悉心照料。他们对待牡丹像对待心仪的女子。在菏泽随便问个人，都能细致地说出牡丹的前世今生。

说不准是怎样一双手在这片土地首先种下牡丹，那必是一双喜欢美侍弄美的手。那人或许没有想到，除了美，牡丹还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。隋朝，牡丹已大片种植。唐宋时形成规模，皇帝宴请大臣每每有牡丹花作陪。到了明代，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的美誉在全国范围固定下来，牡丹花占领了菏泽的大街小巷、十里阡陌。

听啊，牡丹似乎在笑。那笑声或温柔，或

建湖富水产。安丰河的柴格丁，新舍河的虎头鲨，林上河的泥鳅，钱沟河的河蚌，莫河的甲鱼，溪河的昂刺鱼，洞河的大闸蟹，城河的青虾，颍河的颍子，九水九鲜，齐了！湖鲜出水入灶屋，大师傅一见，笑弯了眉。

虎头鲨上桌，盛在碟子里，一人一条。汪曾祺《故乡的食物》：“塘鳢鱼就是虎头鲨……这种鱼样子不好看，而且有点凶恶。浑身紫褐色，有细碎黑斑，头大而多骨，鳍如蝶翅。”人口，肉颇滑嫩。苏沪之人“特重塘鳢鱼”。好这口儿，自有道理。

昂刺鱼，大头，细身，无鳞，一瞧就眼熟：这不是嘎牙子吗？我们兴凯湖有的是！我每回从渔网摘下它们时，它们总会在手心嘎嘎叫，双颊又多着长牙那样的硬刺，故名。昂刺鱼最宜调汤，不搁酱油，白着喝，鲜！

我从前尝过颍子，在苏南的周庄。眼下到了苏北的建湖，又吃到了。颍子小如瓜子，端上来一盘，瞅着就香。“颍子炒韭菜，很下饭。”汪曾祺讲的是大实话。

水鲜宜以莲藕、茭白、水芹、慈姑、芡实、菱角为配，准扬风味方可尽足。

游沙庄。这是一个小镇，早先唤作沙家庄。这个地名有点熟，我想起了沙家浜。

沙家庄，沙家浜，各在江苏的北南，都占了一个词：水汪汪。

淮剧是地方戏，唱念皆用建湖腔调和方言。筱文艳曾是淮剧领军的人，她的大名，早已贯耳。在这儿，我又知道了何叫天、马麟童、李玉花……生旦净丑，全是响当当的角儿。

那日午后，天略阴，一团团流荡的湿云低低压来，掉点儿了。斜飘的疏雨不伤小镇这边好光景。坐入沙庄戏苑，品了一场折子戏。笛、笙、阮、淮胡、琵琶、三弦、扬琴一奏，女角配冠饰，着绣衣，凌波微步，曼声流睇。几段唱，调子拖得软而长，宛转入情，撩得众人只顾专心听戏，暂把旁事抛在一边。记下数句：“郑板桥叙怀抱，感慨无限；一字字，一句句，流水高山……”这是哪一出呢？我倒想搞清这台本戏是啥。

淮剧好听，不让京昆。在建湖人那里，这是乡音。远离故土，听了它，眉飞色舞。

宿处居小镇一隅。横楣上悬一块匾，书着三个字：泊心堂，清古之气隐隐透出。四围遍环池沼。鱼儿溅水，颤出轻柔的微波。曲桥那边，芦荻菰蒲摇曳于微茫的波影。细看浅草间，萤光一闪。

夜已深，袅袅腔曲歌住了。我也收拢思绪。

月上远天，静夜如梦。

我与湖的亲近，与生俱来，由来已久。近期游青海，在茶卡盐湖赏“天空之镜”，于青海湖观鸟喂鸥，不由得又忆起儿时故乡与我最近的泊湖，感慨万千。

泊湖

我出生成长于安徽一个亦渔亦农的村庄，从家门口到湖边也就十几步。湖叫泊湖，连接着安庆市的宿松、太湖、望江三县。湖水与华阳河相通，经华阳河注入长江，属长江支流水系。

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对舟如此，于人更是。泊湖滋养了我，又险些使我遭受灭顶之灾，幸亏命大被救。少不更事，正值夏季涨水时节，我跟四个小伙伴背着家里大人下湖戏水，不谙水性的我不小心便从田埂上滑向深水里。堂兄锄完自家栽种红芋的自留地里的野草，边洗锄头柄边问小伙伴：“你们刚才不是五个犂子吗？还有一个呢？”少年懵懂，一个个吓得像泥鳅一般光屁股爬上岸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堂兄这才发现我在水下无论如何翻腾也无力上浮，一猛子扎进湖里，双手用力把我托出水面。

吃一堑长一智，呛一次湖水长一点本领。此后，我跟着大人学会了游泳，哪怕只是个狗刨式，但也实用，至少能自救。这就是我与湖的生死之交。它有时风暴大作，浪遏飞舟，也曾给我教训，直接灌顶，但我看得多的恰是它温柔似水，不，温柔是水。它偶尔是严父，也会眉开眼笑，再严再威再怒，洪水滔淫终有时；它大多是慈母，慈眉善目、心慈面软、爱老慈幼，但那手中线，总能擦紧我，使我依恋故园。“春韵入园香，慈严却远航。”幸好，泊湖永在，父母的身影永在。

泊湖，是名曾见经传的淡水湖。唐《元和郡县志》、宋《太平寰宇记》、今《辞源》皆有记载，即“雷池”，也称“大雷水”“大雷江”。我不敢说它闻名于遐，但至少有名于迹。在我心里，泊湖就是故乡，爱乡则爱湖，水虽淡，情却浓。

茶卡盐湖

5月22日，我们一行从北京飞往兰州，翌日乘旅游车直抵茶卡盐湖。青海我虽不是第一次来，但茶卡盐湖，这个被誉为“中国的天空之镜”的地方，我却是第一次来。

茶卡盐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。“茶卡”是藏语，意即盐池。这里因盛产大青盐驰名，是中国首家绿色食用盐生产基地。这里平均海拔3059米，湖面面积154平方公里，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，被誉为“柴达木盆地东大门”。

我和朋友随兴而游，“醒醒堤坝下，悠然见盐湖”，而没有像其他游客那般专门脱下自己的鞋，换上旅游点出租的高帮靴，深入湖中拍照留念。

置身于高原，我却感觉不到丝毫高原反应，或许是几十年军旅生活的磨炼，使我身上少有骄娇二气。走近盐湖，清晰地看见平静的湖面像镜子一样，映照着天空中美丽的悠悠白云，兴奋驱赶了长途坐车的疲劳。天上白云如何飘，湖中白云跟着舞；空中太阳



亲湖三章

□ 杨庆春

挤眉弄眼，水里太阳也跟着眉来眼去，怪不得盐湖被誉为“天空之镜”。湖水清澈见底，晶莹剔透，看不到有一丝杂质来扰乱妆容。这恐怕既是大自然之美，也是人工管理之功。我想，自然的未开发的茶卡是本真的质朴的；我看，开发后的打磨的茶卡是圆润的吸引人的；我赞，各有其美，美与人共，这种美造就了人与物与环境的和谐一致。

漫步在后天建筑的水堤上，我脚虽未涉水，手却掬起一捧水。嗅嗅气味，咸味是嗅不出来的；辨辨色彩，淡水咸水都是无色的洁净的。体验式的旅游，就得自己“尝尝梨子的味道”。我把湿漉漉的手指放进嘴里，用力地吮吸一下。“真咸！含盐量不低。”我脱口而出。脱口而出的不仅是这句话，还有吮啜过的手指。躬着腰，我再把一双手放入宽阔的湖中，反复地涮一涮，站起来用力地甩一甩，随手在裤子上擦一擦，踱步前行于高原阳光的照射下，不经意间发现，手指上全是“白霜”，裤子上也开满了“白色的汗碱花”。一句唐诗（于良史《春山夜月》：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）篡改后掠上心头：掬水日在手，弄盐花满衣。

青海湖

青海湖，十多年前我曾浅尝辄止，在湖边走马观花，还不敢走多远，因而留下的回忆也是浅浅的。

青海湖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，号称大西北一颗耀眼的明珠，我还从新闻里看到过“龙吸水”的壮观场景。现在，它的身姿就在我的眼前，虽不十分熟悉，但也十分亲切，亲切如故乡的泊湖。

上次来就知道青海湖里鸟类众多，棕头鸥、渔鸥尤其多。这次，我早早花了十元人民币，专门买了一个青稞和面烤过的大馍。我与朋友一起试吃了两块干硬的面皮，感觉面在嘴里、香在外溢。我把剩下的，准确地说是主体的烤馍认真包好，就为青海湖成群结队、翩翩起舞的棕头鸥而来。

人是一簇簇，鸥也一群群，不知谁先来，不知谁后到。人在欢笑，在喂食，在拍照；鸥在嬉闹，在啄噪，在配合。喂食方式多种多样，有撕开面包的，有撒出饼干的，有捧上生豆的。我举起从烤馍内掏出来的面片，正等待棕头鸥光顾。十分荣幸，旅友按下手机拍摄键，一只鸥正好啄在面片上，人与鸥和谐相处，生活的一瞬立此存照。

履步彩云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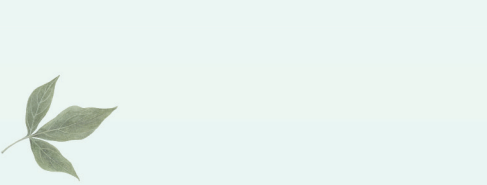
□ 李文丽

入夜，气温更低，风更大，云层太厚，看不见星星，我们躲进帐篷里就不想出来了。有人彻夜畅谈，有人鼾声四起，有风敲打帐篷，我在失眠和人眠之间迷糊，直到同伴说该起来看日出了，才从半寐半醒中爬起来。

东方金色的霞光萦绕，太阳躲在云层中，山间薄雾似有似无。相对于夕阳的静美，朝阳充满激情和希望。云彩飞翔成金色的凤凰，羽翅扇起，光芒耀眼，而太阳就是它明亮的眼睛，熠熠生辉，不由得想起徐霞客的诗句：“观日景如金在冶，游人履步彩云间。”山水逐渐明亮起来，朦胧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褪尽。我听见有人大喊：“太阳，我爱你！”我们所爱的，大概就是这明媚多彩的时刻吧。这是自己跋山涉水追寻的惊喜，也是天地安抚人心的馈赠。

早晨，在山间行走，晨光里草色漫漫，山山岭岭更显得温柔饱满。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初夏，草甸一片青葱碧绿。大片的野草，多为白茅。《诗经·邶风·静女》写美人赠草：“自牧归荻，洵美且异”，表达倾慕钟情之意。这巅峰之上的宛然草原、云中花海，怎不令人倾慕钟情？在这里，听风声，看星河，见云海或者等日出日落，是我们与自己内心的对白，是超越平常生活的遇见。

山下，天光映着水色，城镇村庄连接成片，那是烟火人间——一条条道路曲回环绕，一栋栋房子排兵布阵，一片片田园青葱蓬勃。上山时选择了索道道，外加步行一个半小时。返程步行两小时，再坐索道，到山下时间还早，在服务区书屋休息一会，就回家了。路上，同行的朋友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和家人一起来了——美丽的风景，总是值得再来的。



四月，我来菏泽看牡丹。我久已知道它是倾国倾城之花，迷倒过无数文人墨客。李太白把唐玄宗的爱妃比喻成牡丹花，之后，牡丹花便和绝色美女联系在一起。

还没进菏泽城，香气就扑面而来，如同蛛丝，紧紧地缠缚着我。我大口地呼吸。一路上，我沾风带尘，疲惫不堪，此时，忽地像喝了一杯美酒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进得城中，即入花海。那么多牡丹——不，是千千万万个古典的女子衣袂翩翩，含笑望着我。她们脸面粉或白或黄或绿或紫，眉目或弯或斜或平，朱唇或丰盈或宽展或温厚。但每人都堪称惊艳，耀着我的眼睛。

从没有这样一种花铺张张地展示着美，也从没有这样一种花让我深感自卑形秽。

来菏泽，就是看美的，就是要把美明目张胆地揽入怀中。

不少外国游客咔嚓咔嚓撼动快门。他们背着老大的行李包，走了万里的路，但并不妨碍造声的赞叹与兴奋。

花农们一边编着花环，一边呵呵笑。花环飞上人们头顶，花朵握在人们手中，还有的女孩子头上戴着花环，怀里抱着花束，又去追被风吹跑的花瓣。



菏泽牡丹